東觀漢記

卷九之
卷十一



東觀漢記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寇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封雍奴侯）仕郡爲功曹太守耿況甚器重之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內難其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乃用之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上傳聞朱鮪

破河內有頃恂檄至案范書本傳時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賈彊攻溫恂大破之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建武二年爲潁川太守便道之官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恂捕得乃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曰昔藺相如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

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
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
恂恂至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
虎安得私鬭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境徵入爲金
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隗囂死
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上議
遣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
峻不即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

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岑彭

岑彭【案范書本傳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封舞陰侯】亡歸宛與貳師嚴尤共城

守案范書本傳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糧盡與說舉城降此以前隊貳嚴說爲貳師嚴尤疑誤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爲方畧拜爲刺姦大將軍督察衆營授以所持節從平河北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案范書本傳此彭擊秦豐時事上下文闕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彭圍隗嚣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爲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嚣尼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

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權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案范書本傳此彭攻荆門浮橋事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創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案范書本傳此彭軍入蜀時事

岑起

岑起案起彭曾孫范書附彭傳起作杞元初中坐事免案范書彭傳彭封舞陰侯子遵嗣徙封細陽侯至杞以元初三年坐事失國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

光武皆以為掾史案范書本傳殷建作段建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

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兎肩因渡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三十萬共守雒陽上以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令朱鮪知之案范書本傳是時異與李軼通書軼不與異爭鋒異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立曰帝王不可以久曠上乃召異案范書本傳建武元年諸將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案此語意未完當有

闕文上曰我夢乘龍上天（案太平御覽作我昨夜夢騎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太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遣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敕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黽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爲

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黽池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殽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黽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案范書本傳此建武五年事異惶懼上書謝六年朝京師上引見異謂子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我披荊棘定關中者也賜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使將軍負丹青失斷金案范書本傳建武九年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公孫述將趙匡等故有是詔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

軍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鬬者異爲人謙退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屛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馮彰

永平五年徙封彰爲平鄉侯〔案〕彰異長子范書異傳異封陽夏侯子彰嗣至是徙封食鬱林潭中彰子普坐鬬殺游徼會赦國除〔案〕范書異傳安帝永初六年復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

朱祐

朱祐字仲先〔案〕范書本傳祐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上以祐爲護軍〔案〕范書本傳此光武爲大司馬討河北時事常舍止于中祐侍燕

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以祐爲建義將軍攻朱鮪案此光武初即位時事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案此建武三年事張成成秦豐將也封祐爲鬲侯邑七千三百戸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戸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車而出與共買蜜合藥從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又過祐宅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登位車駕幸祐第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

祭遵

上過潁陽祭遵案范書本傳字弟孫潁陽人封潁陽侯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爲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爲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合戰弩矢入口洞出舉袖掩口血流袖中衆見遵傷却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

破之遵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至睪陽襲隗囂隗囂破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遵營勞之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卽却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韋袴臥布被終身夫人裳不加綵士以此重之遵病薨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皆

至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還幸城門闕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爲故事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王室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遵葬遵廉潔奉公死後每至朝會上數嗟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衞尉銚期見上感

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遵無子國除

祭彤

祭形（祭形遵從弟）字次孫膂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為襄賁令是時盜賊尚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虜每犯塞常為士卒先鋒數破之彤之威聲揚于北方諸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能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彤素清約為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

顯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入爲太僕從至曾過孔子講堂上指子路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案參彤子坐沮敗下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景丹案范

書本傳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因以言語爲固德侯相丹率衆至廣阿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太平御覽作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鞌旃毾㲪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卽請丹入上設酒肉人人勞勉恩意甚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從上至懷病瘧在上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

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爲幽州從事光武以延爲虎牙將軍圍劉永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守陳修永軍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延上疏辭曰臣幸得

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傚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案范書本傳帝以延深入輕敵數以書誡之故延有是奏）龐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爲盧亭侯（案范書本傳延封安平侯延孫側以謀反誅國除至是復紹封）

銚期

銚期字次況范書本傳期潁川郟人封安成侯爲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衆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期爲偏將軍別攻眞定宋子餘賊援樂陽槀肥纍者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後勸上卽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卷九

東觀漢記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上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書本傳光武即位封純高陽侯建武六年

定封爲東光侯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臧宮

臧宮字君翁【案】范書本傳宮潁川郟人封朗陵侯爲輔威將軍將兵擊諸郡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漢軍相距于荆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

不足以制也曾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囘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來乃奉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揚虛侯）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左中郎將劉隆（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侯崇近族封慎侯）爲驃騎將軍卽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全椒侯）爲郟令上征河北成嬴衣步擔渡河詣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王梁

光武拜王梁（案范書本傳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封阜城侯）爲大司空以武強爲侯國梁爲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

别守天中闕

陳俊

陳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封祝阿侯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上賜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

陳浮

二十三年詔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案浮俊子封蘄春侯

傳俊

傅俊 案范書本傳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封昆陽侯 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耶

堅鐔

堅鐔字子皮 案范書本傳作字子伋潁川襄城人封合肥侯 光武以鐔爲揚化將軍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王霸

王霸 案范書本傳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封淮陵侯 祖父爲詔獄丞上爲大司

馬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霸至市口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而去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騖傳聞軍在後吏士惶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郎所及上令霸前瞻水霸欲如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爲阻卽白曰冰堅可渡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冰合可渡上令霸護渡馬

欲偃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卽日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劉文及蘇茂臣于劉永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衆歡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爲上谷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案范書本傳光南陽宛人封阿陵侯）初爲鄉嗇夫漢兵攻宛

軍人見光衣冠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暮入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卽夜降

任隗

任隗（案隗光子）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始置將作大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案范書本傳忠東萊黃人）父為高密中尉忠發兵奉世

祖爲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之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

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
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忠病濕痺免

李純

永平二年坐純案純忠孫母禮殺威弟季案范書忠傳忠封中水侯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此以二年爲九年仍脫國除二字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案范書本傳封靈壽侯王莽末分鉅鹿爲
和戎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更始卽位上以大司馬
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爲後大將軍信都反爲王郎

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植（案范書本傳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爲驍騎將軍攻中山封昌城侯孫逃坐與楚謀反國除

劉歆

劉歆字細君（案歆植從兄）

劉嘉

劉嘉字共仲（案嘉植弟范書本傳嘉作喜）建武四年以嘉爲驍騎將軍攻涿郡

王常

王常（案范書本傳常字顏卿）其先鄠人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光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封山桑侯孫廣坐楚事國除

李通

齊武王嘗殺通案范書本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封固始侯同母弟申屠臣案申屠臣本書光武紀作公孫臣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兩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上手得半兩乃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通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爲大司空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久之有司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封通少子雄爲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遣使獻橐駝令弟友詣闕道絶馳還遣司馬虞封間行通書（案范書本傳虞封作席封）光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旣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凡

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尚沮陽公主（案沮陽范書融傳作涅陽）穆長子勳尚東海公主女（案范書融傳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此有脫誤）竇氏一主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廄第相望奴婢千

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爲比案太平御覽作固破西羌還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尚三公主賞賜恩寵榮于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竇固

竇固字孟孫案固融弟友子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中元元年以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爲奉車都尉與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爲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爲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

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竇憲

竇憲案竇憲融曾孫范書本傳憲字伯度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爲大將軍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戸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

氏舊典竝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戸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竝未開封

竇章

竇章【案】章融玄孫范書本傳章字伯向時謂東觀爲老氏藏室【案】范書本傳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此文前後並闕

卓茂

卓茂字子康注【案】李善文選作字子容南陽人也爲丞相史嘗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

此馬已畜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卽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慙愧詣府叩頭謝歸焉茂爲密令河南郡爲置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

長素爲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尙致餽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即位先訪求茂太平御覽作求茂謁見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以茂爲太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爲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

束身執節行己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東觀漢記卷十

東觀漢記卷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案范書本傳晨字偉卿封西華侯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阯刺史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晨與上起兵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湯鑊中案晨娶光武姊元故有是語晨終無

恨色上微時與晨觀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晨爲陳留郡興鴻郤陂溉郡稻常以豐熟兼流給他郡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與劉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曰君叔獨勞苦解所被襜襦以衣歙拜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

璽書于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畧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説囂故狐疑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于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仗節就車而去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畧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囂圍

歙于畧陽案范書本傳歙襲得畧陽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之上詔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囂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上使歙監諸將因歙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見便鈔掠退阻營塹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卿

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强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案范書本傳贈征羌侯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案重光武外祖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世祖即位追封重爲壽張敬侯

樊宏

樊宏案宏重長子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愼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敕騶騎朝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樊儵

樊儵【案】儵宏長子 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野王獻甘膠膏餳每作大發【案】范書儵傳作每輒擾人 吏以爲饒利儵知之臨薨奏焉

樊梵

樊梵【案】梵儵第三子 字文高爲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閒署冠劍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爲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愼也

樊準

樊準（案準宏族曾孫）字幼陵爲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準見當時學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觀化者億萬計（案范書本傳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請博求名儒徵詣公車俟帝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

繼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太后深納其言爲御史中丞虓憲御下舉正非法官寮震慄轉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愼

張況

張況案范書張禹傳禹趙國襄國人祖父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案歆況子守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閣曰欲

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遂棄官亡命（案范書張禹傳作以報仇逃亡）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爲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案禹歆子范書本傳禹字伯達封安鄉侯）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永平六年禹爲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爲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

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率吏民假與糧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戸居酤成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和帝南巡祠廟園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䩞毾具物除子男盛爲郎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

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郭況

郭況【案范書郭后紀后眞定藁人父昌昌子況封陽安侯】爲城門校尉況皇后弟貴重賓客輻輳而況恭儉謙遜尊奉法度不敢一奢爲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爲宣恩侯【案本書陰后傳睦字君孟后之父也】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 案識睦長子范書本傳識字次伯封原鹿侯 爲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對賓客語不及國家其慎重如此

陰興

陰興 案興睦次子 字君陵爲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暴雨屏翳左右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踝上欲封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興盡忠竭思其無益于國雖在骨肉不

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裦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興夫人薨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謚興曰鮦陽翼侯

陰傅

陰傅案傳興第二子范書作博附見興傳封濦強侯案此永平元年事七年以濦強屬西案此下有闕文徙封于丹陽爲期思侯案司馬彪郡國志濦強期思並屬汝南郡丹陽無期思此文有誤

東觀漢記卷十一

東觀漢記　卷二

朱攸校